



禮記疑義卷十一 王制第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王制第五

疏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其記先王班爵

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

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

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

云漢考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孫氏景

南曰案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

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於漢儒

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得於載籍之記傳

間之舊網羅三代之典尚足垂當世而詔後世也

若王制之網羅三代之典尚足垂當世而詔後世也

詒經堂

秦漢以下謀國猶為一切簡便無復古人之意有如
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有連帥五十
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伯此豈後世維持
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於鄉則為秀士論於
司徒則為選士升于學則為俊士論於大司樂而後
為造士論于大司馬而後為進士蓋官之爵之祿之
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才所暇及也聽獄一事
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司寇又聽
之而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而後以告於王王三宥
然後行刑也何其謹之至也受賈一事也司會以其
成賈于天子而冢宰受之以退又司徒司馬司空又以
賈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詳也非三代
之法其孰能與於此哉苟以為先秦古書而非漢儒
綴輯則其間不免有所抵牾第觀其論執役以事上
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齒周禮以是數
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
歷而已執簡記載實無職也其權重於宰相左氏亦
言曰官居卿位非卑職也太史公自嘆文史星歷近
於卜祝之間主上以俳優蓄之此漢人失古之意謂
不與士齒不可也古者取士莫重於射諸侯貢士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子親試於射官至於人射宿射燕射自天子諸侯至
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安得不與士齒至論古今周尺
古之畝非今之畝所以為漢儒恨者博士諸生能攷古制
明矣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使漢家一代制度
苟簡闕畧後之有志于古者無復可攷要必有任其
責者矣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遂使好亂者則挺
而起也知古之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
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
授曰皆以百畝為限何等為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
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守初無封禪之禮
何為受獻諛之說立升中之制以啓後世之侈心知
喪制之不可踰何為而日以易月也知祭禮之不可
瀆何為祀五帝于雍也知征稅之有限何為更卒賦獻
賦之不其輸也知辨論官材如地置邑何為徒豪傑諸陵
不一其役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為徒豪傑諸陵
猶不釋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為徒豪傑諸陵
不恤上狹民多之患也知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
為既除北挈相坐之律而復有三族之夷也知司徒

王制

語經堂

之教如此其詳何為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嚴何為使商賈之律使得操奇贏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為遭秦絕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既詳矣文帝能使

人論次其書而不能與葉公好龍何異吾嘗謂漢人不能復古覽王制之書每為之太息也廷華案盧說是也篇中前後封疆爵祿祭祀諸說大槩與古法不同所謂傳聞異辭耳又或謂此漢博士以己意參古制成書以為世法故與古多不合其說是也註疏多為曲說以求合古經宜其舛耳又疏云此大槩記三王之制故不曰帝皇之制不知王為王天下之名曰帝曰皇亦得王天下之隆各曰王則帝王昏舉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訂義註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疏鄭註司祿云祿之言穀以穀制祿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侯以下君五等也上大夫以下臣五等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王者不稱官而稱職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詩云衮職有闕諸侯亦稱職左傳小有述職是也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朱子曰周禮孟子王制其說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廷華案不言臣者大槩可知惟公孤及中大夫為異耳

疑義註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

疏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註云五精謂法五行分之諸侯法五剛日甲丙戊

庚壬其臣法五柔日乙丁己辛癸是也疏熊氏皇氏云祿是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於義疑也祿是田財國

之重事故在前元命包云公平也侯侯也侯王順逆
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佐
功立業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人所歸嚮大夫謂扶達
於人士事也此主大夫卿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
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中更分上下耳詳殷以前
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
士也周則士亦有爵猶不為謚古無爵說案詳士冠
禮下大夫說詳下
廷華案五行十日之配此織緯穿鑿習語此不足辨
若記不言爵祿而言爵祿不過錄寫偶錯未必便有
深意試功之說既於古無考孔以重事易之亦未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重祿而輕爵也蓋爵以崇德祿以報功如以祿重於
爵不亦陋乎至侯之為侯夫之為扶士之為事於義
固近若伯之為白諸說則鑿矣蓋明白於德說既稌
奏奉恩宣德等亦與子男義不符卿之為嚮則直以
卿字作鄉字矣是尚可據耶意公當是公私之公王
者無私王之下首以公故亦以無私率下也伯為諸
父之名故說文以長訓之公侯同百里而伯之地獨
減於公侯則疑於卑末故稱長以重之子男皆取義
於子惠人民乃分而為二而子又先於男者蓋子者
男女之通視男為較廣也卿之章善明型之謂說文

云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訂義註不合謂不朝會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通也陳氏集說曰民功曰庸其功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廷華案千里地也言田者以地之所重者田不必千里盡田也

疑義註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百里以下皆象星辰之大小也小城曰附庸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殷因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

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疏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

大亦取畧同也者案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

萬五千里致鄭註司徒云九日景於地千里而漸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畧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云亦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授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于雷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皆一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此當萬國不得云九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者案公羊傳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林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云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

子不見在喪之降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子不見在喪之降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註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從稱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註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則侯七十里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為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家方五十里故鄭註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云有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內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所因殷之諸侯亦有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首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以黜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絕滅亦如周之諸侯以黜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

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為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為諸侯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為附庸也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三等案虞書輯五瑞脩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廷華案日月虛象高明烏有里數可指據疏則襲元命包五精說也千里一丈尤為荒邈大司徒案詳之且畿內千里經式所須不一不得第以祿為說也至以角亢為鄭等為列國象星辰之証似矣但星辰度數雖有廣狹而十二分野所應諸國未聞有以度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為大小之配者則混辭耳易之震曰百里曰七營象雷之說固有自來但不應舍易而舉援神契且亦與此記何陟庸以民功為是小城之說陋矣塗山萬國經無明文殷所因夏三等及合伯子男為一說亦無文可考異同增減諸說徒見支離子男稱伯名分尤紊也又疏據公羊鄭忽出奔傳以為合伯子男之証而公羊所謂稱子者又從僖九年宋公既葬稱子之列是即曲禮在凶服曰子之義於子男之子何陟乃悞以為子男之子而為改文從質之說不知春秋之作本以尊周而謂孔子改周從殷則公羊之說已舛

尚可引以為據耶且畿內無封建又焉得以采地之
爵言之若疏引元命包五等三等說自駁自解其外
又不足論矣至周之地本與二代等鄭曰大司徒有
公五百里等說故以百里等為殷制而謂周公為斥
大之不知周禮之九畿與禹貢之五服本自無殊也

案詳周禮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諸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
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訂義註視比也疏天子上中下士皆稱元士方氏曰
三公而下食采地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言中下士則視附庸惟上士也

疑義註元善也善士命士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

臣不主為治民疏此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

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為治民故也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九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三里之國

廷華案善義無謂又記不言中下士疏合上中下士

為元士方氏以元士為上士亦以其為中下之長耳

故並存二說以備叅至王者建諸侯及百官凡以為
民耳可謂之不主治民牙且不主治民亦與不增地

之義無涉也二十五里之國大司徒案詳之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其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分扶問反食音嗣差初宜反註分或為冀冀方運反

訂義註農夫皆授田於公田肥墪本作有五等

而下周禮註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三等者其實每等各為三也此庶人在官者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至五人也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辟諸侯下士以下班祿尊卑之差也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史記云上地畝一鐘鐘六斛四斗百畝百鐘則六百四十斛食貨志云上熟四鐘則四百鐘也案廩人中

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三鬴故九

人也廷華案解古今有大小不一說方氏曰次小國不言可執一姑存此以脩一說

大夫士者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蓋卿以上其祿寢厚不殺則地不足供大夫以下祿寢厚殺則不能自給也疑義註府史胥徒不命于天子疏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為庶人在官之田案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數

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
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
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
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
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
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
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
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如異
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
十四井為平地出稅葉鄭註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一里治為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
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
九等而言之鄭註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
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
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
義不同也尚書禹貢註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
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
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
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
上中下九等出稅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

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

廷華案庶人不當有命註謂不命於天子則猶命於其君也蓋鄭每以府史等為士詳周禮故為此說愚謂府史當是學而不能大成者為之與士自別其食亦不過稍食而已孟子及此記皆以為祿蓋因其與下士祿同故即以祿言之非府史當言祿也又庶人在官自無暇力田故有代耕之制孔乃以為不得代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何也若以官田為証則官田獨非代耕之田乎異義左氏九夫為度等說其語荒誕說詳小司徒此疏引之又增入定賦稅與鄭註較異同尤不足辨也至尚書註說本非正訓一州當一井則竟不可解矣緣邊治溝洫周禮詳之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訂義註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疏既稱大國小國則大小並在故知類聘並會也廷華案此有上卿廷華案止兩國相值亦當準諸此

中卿下卿三等卿之外又有上大夫此朱子所謂不
考闕之可也上疏謂此上大夫即從下大夫分出則
尤無據矣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訂訂義註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此據大國而

言廷華案此謂大國分上中下士為三分小國士亦三分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必有中下士乃得三

也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

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嚴陵方氏曰三分者三分

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

昭文張金吾寫定經解

則合而為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此案

亦一說也存之

疑義註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

下疏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謂小國之士謂次國

當其中也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肆春秋傳謂士為微疏

元年及柔人盟於宿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謂士為微也

廷華案國有上中下士亦有上中下雖尊卑各別而

上中下之名究不可沒也註謂大國之士為上云云

則大國中下士俱為上次國上士下士皆為中小國

上中士皆為下無此淆亂之理也若易上下為先後

則是矣又聘禮註以士不出使彼案已詳此又易為
不命之士此無可據若據疏則微者何嘗不與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
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
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訂義註建五也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
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疏不以封不封
諸侯也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此假設為法非實封也陳氏集說曰此畿外之制
下則畿內之制也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
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三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
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
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
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
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
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

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
 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
 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疏定本云十字格本直云
十二小御俗本悞也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
為主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共取故山虞
職云今萬民時新封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
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
民取物民既取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是也云此殷
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
十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
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
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
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
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
五百里之方一箇為方百里者二十五箇二箇用千
里之方一箇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百里者不過六箇一十六為一箇四百里之方百里者
 一十六為六箇一箇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不
 過十一者以一箇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不
 過九為九十九一箇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三百
 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箇餘百里之方一云
 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
 國為方百里者四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
 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
 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州二百一十四添盈公侯伯子
 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四國也云則餘
 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
 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
 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
 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
 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用千里之方一又用千里之
 方一是一處地方六十四但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
 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

五制

語經堂

一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內總餘十一里之外猶餘百里之方
 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
 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
 以百里之方百云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註
 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
 附庸三今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
 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註司徒云九諸侯為牧正
 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別州
 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
 註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建為公為四百里之
 上加九同得進為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
 同得為四百百里進為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
 得為三百里進為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
 二百一十國進為子也言同者謂積累附庸而滿同也
 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註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
 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
 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疏孫炎云海之
 言晦晦聞於禮義五十里之國是伯國也必二百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
 二百一十國也

廷華案此特假設之法註必以十三公十六卿十
 二小卿及殷制實之則誣矣至所謂大界方七千里
 蓋以周禮九畿兩面方五百里者各九面各三十五
 百里兩面故七千里然九畿之說亦特就畿封所及
 者言未必定方七千里且鎬京僻其西北其東南尚
 可言三千五百里西北則不能及遠矣烏得執之為
 方七千里也且九州道里大小應相類若畿內一州
 方千里者一餘八州每八州方千里者各六則廣隘

懸絕且尾大不掉豈復成聖世之制乎雖曰假說亦不應刺戾如此也又名山大澤所以不封者謂不在百里七十里筭數之內也蓋以其祀典所在又不似平地可以里計故不在數內也諸侯各有禁內山川謂不封之義可知註以賦稅言支離無謂又記止以百里等為說註必以五百里等割亂之又以緯言求合二百一十之數故具曲折如此不足據也夏未三千里及附庸九同等亦無攷按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蓋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矣止於萬邪言萬民民矣止於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儒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五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

八州千六百國八十國又天子之畿內方百里之國
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
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
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
又遂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
狀若此類矣可殫舉其說是也並存之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

以為附庸間田

註盼請
為班

訂義註畿外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有盼賜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之義故曰不以盼朱子曰此只是如此算法其實不
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方之理

疑義註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
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
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六者其餘三待
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有致仕者
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亦待封王之
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一十七亦為有致仕者
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
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

而謀焉其疏湯承末之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
 不同也以九十三國封公知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
 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
 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
 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云周亦
 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為有致仕
 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
 仍食三公采邑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
 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待封王之
 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
 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
 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畿者封之與
 三公同平常者與六親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
 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
 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
 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
 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

廷華案記不言畿而言縣其為漢人說審矣鄭以夏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時為說何所據耶又九十三國亦大槩如此必以三
 公等為說視上註九鑿甚也三公致仕及封王子弟
 等其誣與上註等周禮案詳之此不足辨也 又案
 世祿不世爵固已但所云視元士者謂諸侯之子也
 與大夫士何涉與祿又何涉疏混之大夫不世爵之
 中又云既曰親元士則此祿包之非牽合而何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夫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預典音

訂義訂不與不在數中疏八州每州二百一十八州
 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

國

疑義註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
 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者有方五十里者禹承
 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
 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
 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
 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城分其五服為九其
 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
 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終此說
 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

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

未得而聞

疏哀七年左傳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孫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

禹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

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註尚書云禹朝

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集

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

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註相應何鄭答云欲

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

山會稽為一以諸侯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

臣則諸侯也案萬國之數註在禪陶謀堯初制五服

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國之封焉

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

國一帥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

王制

語經堂

千六百國其所以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
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
公侯之國一又為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四百里之
又以百里之國一又為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四百里之
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為十里之方百七十
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
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
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
百又以千里之方三為子男五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
以千里之方二為子男五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
四百國以三百國及奇餘為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
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夫據子男為言非
實法也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
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
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
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
尊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十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
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
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公盛時之法盛謂
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
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
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
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
言之衰謂周末之時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
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之道鄭註一君二民謂黃帝
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註一君二民謂黃帝
堯舜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
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
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
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之士五五二十
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
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
以地廣狹
為優劣也

廷華按此亦執塗山萬國語而造為三代因革之說
然事屬擬意而鑿鑿言之若實其事者是誣也且此

記千七百七十三國焉知不從孝經緯傳會言之又何必敷衍以為之說石梁王氏曰註引千八百之說謂要服內七千里與禹貢五服五千里之言不合其說是也至疏所引易傳鄭註荒誕不可寓目則并此註之不若矣蓋易傳君民本以文之陰陽言鄭乃舉黃帝堯舜渺不可知之說以訓之不亦誕乎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共音恭

訂義註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御謂衣食方氏曰以近者與人則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則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共官為主千里之內非不以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廷華案百里之內大司徒所謂六鄉也載師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此皆六鄉之地所謂共官也其公邑之田又在百里外矣

疑義疏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里田稅者恐此是周禮口率出泉故曰田稅所給也

廷華案去王城百里兩面相距特二百里有奇不必計及四面也即計之又何五百里之有若以積數言

則四面百里當方三百里積九百里也口泉說天官諸案詳之
說殷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長二伯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有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帥色類反

卒子忽反

訂義註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賢

侯為之老謂三公廷華案曲禮伯自稱天子之老周禮曰九命

作伯春秋傳曰疏隱五年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西召公主之廷華案州自應曰牧以別於上公信

乎此非古制又案註云殷之州長曰伯夏周皆曰牧說見前此刪

疑義疏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為之故詩旄

且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

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

伯之賢者亦可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註云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為牧也鄭

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

杜皆為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

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為五官伯分主自陝

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
有一伯故為九伯也案鄭志註尚書為八伯張逸問
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
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於邦國
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
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
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
用賢侯為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
而為之鄭註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為牧則殷亦當然
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
案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
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杞廵此四岳
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
夏稱牧也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禮稱牧也故云虞夏
及周皆曰牧

說並詳周禮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訂義註甸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九州之內地方
氏曰王畿千里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
廷華案禹貢侯服百里采是最近也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近

者廷華案禹貢荒服二百里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

之服可知蔡氏沈曰流流放罪人之地廷華案書傳

云采事也故明堂位九采之國疏以采為掌當州諸

侯之事也周禮侯服外又有甸服侯甸男三服之外

乃有采服與禹貢別

疑義註來者取其美服以當穀稅疏大行人祀荒服物婦物之屬

謂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二

百蠻三百流

廷華案采取美物之說大行人案詳之據禹貢荒服

有蠻有流據大司馬蠻蠻去王畿二十五里而夷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蕃三畿又在蠻畿之外據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註以

夷鎮蕃三服言之則蠻流在九州之內所謂弼成五

服至於五千則禹貢流亦在九州內不當謂之九州

外也又禹貢言五百里荒服二百里蠻三百里流蓋

從荒服內分二百里為蠻三百里為流也又烏得以

蠻流在荒服之外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疑義註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

也疏周禮官三百六十明堂位殷官三百此官百二十故曰夏制

廷華案三公見於周書九卿則漢制周本六卿天地

四時之官是也註家增入三孤合卿而九周禮各案
詳之要之此皆昏義說昏義又因緯書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說爰以此三公之屬配之
實於古無考也註以為夏制亦意說耳石梁王氏曰
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引明堂位
謂夏官百非也知此不特可以証此註之繆而明堂
位之不足信亦可識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小國二卿依
註作三卿

訂義註命於天子者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
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臨川吳氏
曰上小國之卿有中下則亦三卿也廷華案如上註
則所謂二十七人者上中下士各九人特以上士槩
之耳

疑義註小國二卿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前
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
國三卿並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
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

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
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
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
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
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
品而舍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為言耳知大
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
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
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
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是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
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
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今襄公乃蓋
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
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者云上士者對府吏
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
此同但公國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
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
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而鄭註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
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堂時周法而云
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不異也且冢
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五鄭云參謂卿三人
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
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教
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為異也下文備也小國
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
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註言小國亦三卿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此惟言
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
以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
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
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若三命
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
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
命而彼註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為
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

廷華案註改二作三是也但又以畿內之國言則誤

矣至三卿等之數及命天子等說於他經無考當亦
漢人擬度之辭若據周禮天子千里官三百六十公
五百里其官亦當百八十如止此三十五人則國事
幾叢脞矣且據典命大夫有再命有一命士亦一命
此第言卿之命而不及大夫則疏矣疏以夏言之將
何據乎至畿內本無封建采地不當置卿案詳大宰且即
置卿於小國二卿何涉而乃謂其以此見彼耶司徒
兼冢宰司徒下二小卿諸說之非大宰案詳之即據
所引左傳季孫為司徒說亦未聞其有所兼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二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古
釐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註義註使佐方伯領諸侯疏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
與此別也陳氏集說曰監監臨而審察之

廷華案康誥啟監為殷法大宰立監是周法三監則
因管蔡霍而傳會之者也要之封國皆令辟何必監
監蓋為亂國而設耳

疑義疏殷之方伯有三人輔之周於牧下置二伯亦
或因殷之三監

廷華案大宰施典於邦國明言立監疏不証之以此
乃以牧下置二伯為說不知所指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訂義註祿者選賢置之於位祿如諸侯不得位不得

位嗣者有功乃封之使之世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疏畿內公卿大夫之子不得嗣為公卿大

夫廷華案有才德者亦自得食父之采邑有罪則奪

之陳氏集說曰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子視附庸廷華案若然則所謂內諸侯者猶云

內而受諸侯之地然亦不過就記作解耳究竟內不當言諸侯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音

訂義註三公八命矣廷華案典命云復加一命則服

龍衮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疏制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謂王者制度此篇之作皆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陳氏集說曰三公而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也

廷華案司服言諸公衮冕則衮為三公應服之服此

記乃云加命則服衮則又與周禮不符也

疑義註二命服龍衮多於此賜非命服疏卷外不合

特賜則禮記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疏周以前則山

謂之衮衣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

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

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

陳虞夏殷周註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註
 易下繫辭云土託位於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
 也尚書皋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月二
 也星辰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
 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
 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粉米十也黼十一也
 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也謂絺刺
 以為繡文以法地陰氣六呂也按鄭註司服云至周
 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
 其明然則諸物各有其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以
 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
 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
 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
 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為雉也
 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魚有細毛似獸故考工
 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
 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雉二獸虎有猛雖能辟害故
 象之不言虎雉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
 六彝有雞彝鳥彝犀彝象彝黃彝虎彝雉彝此直云宗彝知

非難鳥犀黃必為虎雉者案周堂位云夏后氏難彝
 殷以學周以黃也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
 後故六尊六彝之次亦虎彝雉彝在後故知虎彝虞
 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捐宗彝不得雉等以周
 禮差之而當鷩冕故虎雉有毛之物也虎雉淺毛細
 毳故也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
 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
 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九也鷩
 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
 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玄也鄭必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袞服
 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于
 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
 袞冕不為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
 若不登火於宗彝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
 為鷩冕若登火於宗彝則五章之服自宗彝而下與
 鷩冕相當然宗彝而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登
 火者火自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

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衣之五章驚衣不登衣皆三章漸少見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皇氏每事曲為之說恐非理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火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立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質華故祭先王以布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立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鄭註云端當為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考經授神契云 疏言王者制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 慶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賜也者謂九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

廷華按記明言有加則賜不過九命加與賜自當仍就一命衮上說註語本無大謬終不若集說之當也至十一章之服自虞以來未聞變制司服註乃造為

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服九章此諳謂虞夏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蓋謂周無日月星辰疏亦從彼註

敷衍之不足據也司服案詳之天玄地黃及纁裳案詳司服三公毳冕案詳內司服六呂六同說尤牽

案詳司裘大裘冕及玄冕無旒案

合也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訂義註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廷華案此亦與周禮不符

又案疏以此為夏殷制刪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訂義註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爵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王其秩次祿與之以常食也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書曰克明德慎罰陳氏集說曰論辨則材之優劣審慎廷華案民材治民之材也或云謂秀民之材此以下記說皆平正似有所傳授者然不可考

疑義疏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冊命周公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是也刑人於市亦殷法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

廷華案祭統云賜爵祿於太廟雖不言周以歸之周

猶之可耳然又何所據而以爵人於朝之為殷制耳
至洛誥明言祝冊故蔡氏以告神言並非周公之冊
命且周公之冊命亦留後之命非爵之命也至周之
刑人本有肆朝肆市之命異甸師之刑特為有爵者
言之此記本泛指不當遽斷為殷制非周制且與衆
棄之之義甚正不當以他說亂之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
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放生也

訂義註屏猶放去也己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
不授之以田困之又無調賜也陳氏集說曰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示弗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生不授田不調賜示不故欲其生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
也廷華案故原也謂原不欲其生蓋絕之甚也抑亦
使之不堪其苦而知悔與

疑義註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閭宮者使守內
別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疏周禮掌戮文明周家疏掌戮畜刑人異於夏殷疏

三宅鄭註云宅讀曰咤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徒皆
有器懲刈之

廷華案此刑人記明言屏之四方是蓋犯五刑而其
罪可原因寬而流之虞書所謂流宥五刑及此註所
引五流五宅是也與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之刑人為

墨劓等五者不同不畜者以將屏故耳至墨劓五者其罪止應墨之劓之而止若云墨之劓之而又屏之古無此重疊加刑之法也註疏遽以夏殷斷之不亦惑乎懲刈說造作無謂此鄭氏說經之常不足辨也或問流有定所今云惟其所之似與流不同曰此連不及以政一事說謂宅居雖有定所往之方總不及以政非東者又任其往西之謂謂平民徙者有節而况刑人乎

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反逆

訂義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

來朝疏知小聘使大夫者樂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

使大夫云此大禮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樂昭三

年左傳鄭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

侯三歲而聘五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畧而不言此

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

於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註唯據文襄故鄭云

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

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

禮記卷十一 王制

論經堂

朝焉小國聘焉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不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盟一會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教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聘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臨川王氏曰孔氏謂虞夏歲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巡守則朝於方岳之下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廬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朝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歲

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註及熊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為解不知子太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况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公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鄭註誤矣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朝聘之期可據者惟虞書周禮周官及此記耳然周禮十二年一巡守及歲一見至六歲一見既與虞書不符周禮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巡狩又與虞書周禮不符此記鄭又以為晉文之制此紛紛之論所自起也若以意言之則不免於武斷今姑合諸說存之以待參

天子五年一巡守

訂義註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制

也疏堯典曰五載一巡守廷華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案疏云夏殷六年一巡守取半一歲之律呂其說無謂刪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視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集說柴本作柴今通用

訂義註岱宗東嶽也柴祭天告至也

疏燔覲見也謂

東方諸侯覲禮曰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廷華案此朝與明堂

就見者見老人疏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者尊也岱為五岳之首

故為尊也柴而望祀山川祭天之後乃望祀也此謂

到方岳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

方岳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故祭義云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廷華案山川望祀則遠近俱不親至其地也

疑義疏嶽之為言誦也誦功德也所祭之天則靈威

仰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旗拜日於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鄭註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

二寸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

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

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

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註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

方明於壇天子出言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
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
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
門反祀方明朝祀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
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
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
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
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堂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
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
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
面戎右傳敦血以授軟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
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
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止西面此是見諸侯
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
宗柴所用事別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
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
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註云升
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

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廷華案詩話山高而尊者曰嶽嶽義下過如此白虎

通云嶽之言痛也痛者功德定黜陟也其說已鑿此

疏又傳會為誦功德之說其去封禪之告功於皇天

者幾何靈威仰說詳太宰方明等說詳觀禮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好辟大音泰賈音嫁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正亦反

訂義註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廷華案此賈司市之屬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疏天師掌樂之官故各陳國風之詩納賈進物賈之書也此所以觀民風知君政善惡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樂音洛下同

訂義註同陰律也疏鄭以先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故典同註亦曰同陰律也廷

華案蔡氏註尚書亦註齊同說愚謂書言同律疏考同律度則當主蔡說此有正之字則當從鄭說

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使節氣早晚弦望晦朔各

當其節也日甲乙之日廷華案大一統之世天下並

奉正朔同軌同文而猶必考之定之正之者五方氣

侯不齊節氣晦朔各異考之定之以詳於正朔庶令
知所遵法也其禮樂制度等或日久漸失故制或習
俗好尚無常則當以法制之故曰正又案疏引典同
註云不以陽律
名管以其先言樂
詳春官序官此刪

疑義疏典禮周則太史也

廷華案典禮掌禮之官大宗伯也考定則太史馮相
保章禮則九掌五禮者如典祀喪祀皆是也律呂及
樂則大司樂等主之制度衣服則典瑞司服主之此
皆宗伯之屬故統謂之典服疏第以太史言疏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訂義註不順謂若逆昭穆疏文二年躋僖公於閔疏
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山川外神故曰不敬宗廟內神故曰不孝廷華案尊
故主敬親

故主陳氏集說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

者為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焉不順如祭昭穆

之序失祭祀之時爵祖宗所傳故紕之廷華案地亦
祖宗所傳此

獨言爵者蓋祭禮之隆
殺皆以爵為差等也

疑義註舉宗也

廷華案舉明是舉廢之舉註以宗訓之未免支離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

者君討

訂義註流放討誅也陳氏集說曰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此四君字皆謂國君
疑義疏禮樂非急衣服制度為急先輕後重也
廷華案二者罪之重輕不在禮樂制度衣服之別而在變易與革之分蓋革禮樂者亦為畔而當討變易制度衣服者亦不過為不從而流之蓋變易者未必全剛王制華則盡為紛更目無憲章故其罪滋重也
疏以急不急論罪之重輕其義已疏至謂禮樂非所急則又悖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訂義註律法也

疏律法釋詁文法法度諸事皆是如大行人上公九命纁藉九寸冕服九

章之應氏曰律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示勸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

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

假音格

訂義註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疏謂從始祖下

及於禰別皆一牛堯典云歸格於禰祖用特明知各用特也

疏秦山東嶽衡山南

嶽華山西嶽恒山北嶽

疑義疏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殷用六周用七也

此皆巡守之禮雖未太平得為之故時邁是武王詩
時未太平而巡守也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
純註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
註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
武帝以衡山遼曠以織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
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
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
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
霍山耳華山為西嶽郭註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
山為北嶽郭註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五廟五廟無考巡守本太平之典時邁亦武
王太平巡守之詩乃以為時未太平因謂未太平亦
得巡守不亦誣乎徒南嶽說詳周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十二 王制第二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訂義註類宜造皆祭名疏此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於社

是也造於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
至七廟知者前歸格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
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早不敢留尊者
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
則主命未審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於祖是也命出辭
別先從早起後至祖仍取遷主行也若前至祖後至
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
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
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
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
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言出告則
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於祖廟是也天子
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註云皆奠幣以告之
是也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註云禱祈禮經類者於其
正禮而為之是類祭為祭名也案爾雅釋文云起天
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註云
求便宜也是宜為祭義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

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
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
名也廷華案三者義俱未的姑存之

疑義註帝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

疏鄭註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

微之帝註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帝二文不同庚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時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

廷華案記不言五帝而言上帝則昊天上帝矣註乃以五帝言之疏又推出所感帝及周祭靈威仰說舍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經信緯其誕固宜

餘詳太宰案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朝直遙反

訂義疏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考

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

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崇尊天子不

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

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陳氏集說曰無事無死喪寇

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正之使無違僭也正刑者

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無二心也三者皆尊天

子之事廷華案禮言考刑言正互文一德其本也

疑義註事謂征伐

疏知事無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若時會之禮

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

廷華案事當以集說為是蓋若有死喪寇戎之事則必不能如常行禮而可云朝赴不廢乎時會征伐說太宰案詳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六反樂音洛

訂義註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節樂

疏此與人所與物置其所與

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執樂者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桶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訂義註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

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註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則弓矢即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

矢于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

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註云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天之賜者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
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註云天子圭瓚
諸侯璋瓚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註云鼻勺流也凡疏皆為龍
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璋瓚又典瑞註瓚槃大五升
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註云以大圭
為柄王人註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璋之形也臨川
王氏曰疏言晉文不受鈇鉞不得專殺然鄰國有大
惡雖不受鈇鉞亦得討殺之長樂陳氏曰傳曰能征
不義者賜以弓矢能征有罪者賜以鈇鉞孝道脩者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賜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天下無
異法賜圭瓚然後為鬯則天下無異禮命之教然後
為學則天下無異教

疑義疏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
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
鉞然後鄰國臣殺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
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
執衛侯歸之京師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
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鬱鬯也既
不得用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薰此

弓矢鈇鉞圭璜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九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廷華案二伯分掌天下之半不當第以一方言之征與殺連事弓矢鈇鉞當並賜之晉二君之賜言弓矢不言鈇鉞者蓋所重在征殺即征討內事故第舉弓矢重者以槩鈇鉞非專征伐者不得專殺也歸衛侯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京師蓋專殺而不殺春秋所以善之若據此遂為牧得專征伯得專殺未免武斷且周召分陝魯亦專征不當謂之無弓矢之賜也又記明言資鬯於天子則用鬯也諸侯以熏僅見於王度記而可據此以代鬯乎况記明言資鬯於天子尚何不得鬯之有至酒之名鬯以和鬱金則香氣鬯達故以名之若分鬱與鬯為二則秬酒與常酒何別而獨得鬯名詳春九賜說官案本於緯書為後世九錫所自來疏據此為說亦悞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訂義註學所以學當作士之官尊卑學異名辟明也
 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承上經文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
 諸侯從可知按詩註云王靡水之外圓如璧註又言
 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
 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
 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
 凡語於郊遠之以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
 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類宮則泮水也半制半於辟靡而水闕於北方也諸
 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
 便其觀也類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
 上帝則於此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類
 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餘見後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說

疑義註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
 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
 之制疏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
 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

三十里七十里有二十六里五十五里九里
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五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
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
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以
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
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
皆計竟大小故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
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
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註云東郊周之
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云則然以天子近
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云此小學大
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
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故如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
也

廷華案天子郊遂僅見於周禮註所謂一百里郊二
百里遂者其說本於禹貢是也諸侯弟有三郊三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說而里數未聞書傳蓋亦約畧禹貢言之但王畿
千里王城在中四面各五百里每面各分五服每服
百里以一面言則得千里之一合兩面言則得千里
之二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則得百里之二以
兩面言也以此推之則七十里者當十四里五十里
者當十里則九里三里之說不足據矣疏第以一面
言則不但與禹貢及周禮註之例不符與書傳二十
里之說亦不合至郊外三十里說尤支離無謂四里
當是四面之訛然總不可解也天子大學在內諸侯
大學在外者蓋諸侯當貢士於天子由內之外然後

貢之朝大學在內天子之學蓋諸侯所貢先由外小學乃升之內大學也陳用之說甚明烏得以為殷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訂義註禰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受命告祖也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

者訊問也謂問此截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

既按釋奠云是類是禰師祭也故知禰為師祭也謂之禰者案肆師註云路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

法者禱氣勢之增培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能氏以禰為祭地非師

祭皆稱類爾雅云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又舜之攝位亦類於上帝蓋非師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皆稱類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

先師也釋菜禮輕也惟釋奠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

蕞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

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

祖所以重起其文也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禰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

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時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

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成受於學延平周氏曰受

命非不於禴也以稟於尊者為主受成非不於朝也
以謀於衆者為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
成者為主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
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訂義註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
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不敬者簡祭祀
畧賓客疏此一節論天子以田獵之事天子諸侯無
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田獵在田
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謂乾豆者謂乾之以為

四庫全書定續經解

豆實豆實非脯豆云乾者謂作醢及醬先乾其肉故
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
之庖下殺者也按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
連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差遲故為賓客下
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
髀而射之達於右髀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左髀達
於右髀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
尊神敬賓之義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
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註為正
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曰田

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
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
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

訂義註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疏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

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名故夏不田鄭以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

林稍異于此按穀梁傳桓四年公狩於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

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立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運徒冀冀夏田明矣孔子雖有

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

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無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

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于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觀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書故以為三田時

廷華案嚴陵方氏云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君庖

故曰歲三田公羊以夏不田悞則此註之舛審矣據

疏何休及鄭註皆出子緯書則尤不可訓也且鄭既

以四時皆田駁公羊之說釋廢疾又以三田為乾豆

矣此註又以夏不田言之何也愚嘗疑鄭註各經當

出衆手故多矛盾處於此乃益信焉陰書於緯之說

更不足辨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綏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訂義註不者為盡物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疏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數澤而圍之也掩群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亦見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解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車者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復有升降之節也止佐車則示其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既殺而不獲禽獸則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可見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為重輕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

疑義註綏有虞氏之旌旗也疏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綏鄭註

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疏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

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

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按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春月火者鄭註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廷華案有虞氏之綏說詳明堂位案弊與下節聘禮歛殮之歛同不必仆地也圍即大司馬所謂圍禁蓋取禽之地嚴陵方氏以為救澤是也此言合圍曲禮

昭文張全五言定續經解

言圍不言合故此以為天子諸侯之別而因有圍不合之說也不知圍即合夫豈有圍而不合之理且記明言天子不合圍則焉得謂之圍而不合乎又畿內諸侯之說之非司裘案已詳辨矣今即其說言之諸侯皆與天子大夫等等何論內外今云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豈畿外諸侯遂非天子大夫耶殷周之說及大小綏為夏殷之法則尤無考也又據大司馬表貉誓民遂圍禁火弊獻禽不言焚而第言弊則圍禁之時已焚至皆殺火乃止耳此疏謂殺禽將畢乃焚萊所以驅禽不知焚萊殺將畢焚之何為至廬陵胡

氏以綆為登車索不知下綆止車所以示民登車索
在車中無從出示且亦無抗與下之可言也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
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訂義註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

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天覆敗也疏不麝至殀
天不麝不卵

據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麝天
鳥翼穀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

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麝天天
疏按月令正月獮祭魚
麝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

孝經緯云獸蟄伏獮祭魚則十月終也是獮一歲再

昭文雅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獮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

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罝羅網又云獸長麝天鳥翼

穀卵註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獮祭魚虞人不得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

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

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

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

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

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

獻良裘鄭司農註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罽羅者
按說文云罽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罽謂之羅罽羅
總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
按十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
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
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
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作羅禰註
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
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

釋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疏按說文云昆

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按為明

廷華按說文云昆同也註云比之是同蓋以其類聚
耳鄭就日取明義以伸其陰陽之說穿鑿無謂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
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
數之仞

訂義註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國大國豐
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
所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

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凡疏謂制國之用
 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之大年豐則制用多必
 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木過禮少有所殺
 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
 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
 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
 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而崔氏云三十年
 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
 是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
 成數兩義皆通未可知也為謂為造國所當給者給謂
 給百官賓客及門人也為謂為造國所當給者給謂
 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云乘用三十年之功此直
 云數之功故知是一歲之功也又加功為什一者以
 功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三分以功考工記又
 云以其為之防捐其義彼註謂三分之一此云什
 一者以民歲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
 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
 之蓄也故鄭云疏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
 一歲經用之數

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之
 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
 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
 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
 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為來歲出用之數
 金華邵氏曰祭用什一不敢慢於神
 廷華案此合內外諸祭以什一為程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
 功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
 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訂義註行事者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緋韜車索

功者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

奢不儉者常用之^數功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饑

也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疏私喪者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

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

屬紳於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紳而往祭所故云越紳云紳韜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經

其經體則謂之紳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註雜記云廟中曰紳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紳

聖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註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紳祭

之神則否 疏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

用也河南程氏曰越紳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齋

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

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

問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

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

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

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蓋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

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
廢喪不貳事如此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
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也後世
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長樂劉氏曰以三
十年之仇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
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
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廷華案此亦非禮之正
疑義疏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
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
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
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
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
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
祭日而為之按禮卒哭而紼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
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
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
杜預之意以為既紼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
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紼紼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註云新主既特祀

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
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禮云禮記後儒
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廷華案天地社稷尊而越紳行事說尚不免程呂二
氏之疑宮中五祀不祭可知疏乃以為五祀亦祭須
人多少說既無關重輕至舉鄭志則舛矣且已卜日
而遭喪既殯亦恐哀敬不能兩盡避祭日而為之則
尤不可解也至杜氏傳註謂既祔得行四時常祭說
本非禮何足引以為說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

昭文張金五官寫定續經解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訂義註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外姻至達者下通庶人於父母同

疏天子諸侯位既
尊重送終禮物其

數至多身在於喪許其中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

禮數既畢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

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其更生三日不生亦

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執者杜

預云言同執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

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
預云右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疏此一節明
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求故云畢疏此一節明
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陳氏集
說曰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

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
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
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氏引左傳
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
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大夫
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
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正

疑義註天子諸侯降期

疏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
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

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
其別故云大夫三月九踰月其實大夫五月者除死
月而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止是踰越一月
故言踰月耳案膏盲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左氏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踰月為義左氏為短立歲之日禮人君之喪殯葬皆
數來月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
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也鄭歲膏盲以正禮而言
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
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
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
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葬數來日葬往日
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
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起者至諸侯哭雖有父
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
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知弔上知會葬經書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按易下
邳傳其容說諸侯在外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
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
云天子於諸侯無服天子崩諸侯請金且賜伯來會
差按魯大夫成風薨王使榮叔歸金且賜伯來會
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禮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
既含且贈又會葬為得禮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
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婦也王

更不計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及會
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
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
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
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
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按公
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
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
與許同其詩侯夫人喪公羊說御弔君自會葬左氏
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
葬叔弓如乘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按
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
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
姓公羊言當會詳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
姓也鄭駁之云案禮君夫人尊同故聘禮御聘君因
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慝
畧于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天子諸侯降旁期其正統之期不降註混之

曰降期悞矣據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未聞往月
來月之說即以往月來月論則殯葬皆死事殯既連
死日計則葬亦當連死日計不應士之喪從死與往
日之法大夫之葬獨從生與來日之法也左傳與此
記異同由於各述所聞要之士連死日三日而殯葬
亦當連死月三月葬大夫既云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亦當連死日計之不當曲說以為之別也况據所別
春秋天子諸侯之葬皆教死日與士同大夫焉得獨
異乎至天子及后之葬諸侯自當親會諸侯相會似
又當以親疏厚薄為斷小君之葬則又殺矣春秋亂

世合禮與否不盡從同疏亦純雜至見並以疑存之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
 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縣音元 封音寔

訂義註縣寔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

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

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

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

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

經帶金草之事無辟也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

謂奠祭之牲器疏知縣封當為縣寔者若封是封土 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

禮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寔也不直云封當為寔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寔
 若不連縣言恐與下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

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紼今庶人無紼唯以

少者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

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

氏說士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庶人不

為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兩而葬是

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

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卿大夫

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葬之時庶人

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

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為聚
 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寔故明之云封為聚土為墳
 云周禮曰以爵等為封之度者是以周禮冢人既
 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封封周以士為爵故云則士以
 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
 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
 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云從生
 士祔於大夫則易姓又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

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性又雜記云上大夫之
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
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
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
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
官爵生者有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
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
可知奠謂喪前祭謂奠後已喪中吉祭也鄭必知祭
兼喪祭與廬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
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
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
對皆祭與喪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
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臨
祔耳故知廬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為旬三
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草無非
也或權制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槨衣衾之
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廷華案長樂陳氏謂封不當改窆謂縣棺而下封瘞
之也似矣但下言不封此不當言封耳仍以註說為
是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訂義註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太祖始封之君士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
上二廟寢適寢也

疏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
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

法云官師一廟則天子之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
 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
 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
 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
 祭法云適士一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此庶人
 祭寢謂為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
 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疏此大夫三廟者天子
 薦獻不可衰處故知適寢也
 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
 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
 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
 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
 羊傳云紀季以鄒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

解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疑義註此周禮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王者之後不為始
 封之君廟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謂祖謂此

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謂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

稽命微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

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

與始祖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

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謂七

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

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二祧并始祖

禮記卷二 王制

禮記卷二

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
同禮亦異教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不別禮名位不
丑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
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
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
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
云祭法遠廟為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
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
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
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
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而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
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廟一
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
不同登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時中盧植說文云
二祧當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
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
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
八人議皆云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

禮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周八后稷文武特立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廟
卷八人女稷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
用七人姜姬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
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教高祖
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
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
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
斥言不解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說且天子七廟者
有其人則此天子諸侯七五若諸侯之廟制雖有其人
不得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若諸侯之廟制雖有其人
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
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裕無當祀之而王肅云下
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
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
廟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是周人
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是周人
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後世之太廟凡始封之
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廟當此君之
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
子若有大功德王之廟則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

禮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禮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文王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
 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外猶八廟也此皆
 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
 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
 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詩侯禮也云王德者後不為始
 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
 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
 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
 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
 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高
 宋之郊也契也別子者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
 謂之別子者也契也別子者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
 於正君也云雖父之言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太祖
 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
 得爵命者則以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國之臣初
 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國之臣初
 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
 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
 亦然此總包三上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

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若之廟若其周制為
 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亦得立太祖若之廟若其周制為
 大夫但立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
 爵者為太祖考廟曰皇考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
 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
 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不
 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夏殷雖不
 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
 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周制別子之
 姓而弗別級之知別子百世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
 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于上而戚
 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
 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

廷華按殷六廟等說非葉氏嘗辨之謂其說全無可
 據據疏則本自稽命徵及鉤命決其不足為典要審

矣但其制不傳遂滋異說即據周廟或九或七迄無定論何況其他愚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秩次一定不易祭法所載虞夏商周所祭雖殊而禘郊祖宗之名四代如一轍則廟制亦無不同可知以周人七廟準之則自虞以來皆七廟又可知至周人七廟自當合高圉亞圉而為七文武為特祀之廟自當在七廟之外且但當依明堂位文武世室之名而不當謂為祫說詳春官疏所載難鄭諸條亦似有見但其說本自游移徒覺辭費耳至新天子御極自當即立七廟各始祖及諸祖而祀之然後徐議遷毀乃曰有其人則七

昭文張金吾官定續經解

無其人則五有是理乎所報不立廟則所謂報者安在是尤不可訓也又始封之君是太祖也王者之後雖因先代得封要亦必以功德為斷觀周書微子之命則其德本足以脩三恪之封而不徒恃其世緒可知今必曰不立始封之君廟則將世世不立廟已乎抑將祇立始封君之子孫廟而始封之君獨無廟乎且諸侯不得祖天子孔尚以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宋祖帝乙為說而鄭獨謂王者之後為諸侯者獨不得祖其始封之君恐無是理也祀宋之郊禮又別子之後皆公族若為大夫者不必皆別子之後註重言別

子其說偏矣今即以別子論別子大宗百世不祧今欲祧之而以始得爵命者為之祖宗法不大壞耶夏殷之說又不足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訂義註周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

祠烝嘗於公先王此周此時祭宗廟之名疏案宗伯

傳曰五年而再殷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公羊

太廟是禘為殷制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也疏春曰禘者皇氏云禘薄也

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禘夏

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

疑義註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疏疑為夏殷祭

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

春禘者鄭彼註云禘當為禘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

禘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禘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以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

禘改曰名禘而詩先言禘後言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可也於公諸盤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

王季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

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訂義註視視其牲器之數山川魯人祭泰山晉人祭

河是也疏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或蓮豆爵獻之數非謂尊甲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

饗五牢饗禮九牢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饗禮四牢

饗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饗禮三牢饗禮五

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蓋

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義冕鄭註祭器五獻祭謂

祭四望山川也又諸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

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則三公尊於諸

侯夏傳云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

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註此視視其牲器又註夏

禮謂其牲幣粢盛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

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

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註者當據與

昭文張金五官寫定續經解

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疏知五祀是司命

云王立七祀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

諸侯同明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祭謂大夫

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祭謂大夫

云無地祭三且者以此祭法俱是同禮有地者祭五無

門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同禮有地者祭五無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論經堂

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嘗之總為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

廷華案月令五祀與祭法五祀不同鄭註曲禮以為殷禮此註又以有地言彼此互言本不可解疏曲為之說徒見支離要知傳聞異辭皆當闕疑以意為說而妄為不別適滋惑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訂義註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疏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地子孫絕滅而無至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顧寧人云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因國之明據矣

疑義註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

夢黃熊入國而杞夏郊此其禮也疏案祭法夏后氏

是夏郊鯀云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殷時夏後已郊禹也

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於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化為黃熊入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利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為盟主當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得因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証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君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祀而云無主後者以祀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按爾雅鯀三尾能三師或以為黃熊義或然也 疏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三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

廷華案祀為夏后封祀正以存夏之祀與因國之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同且祀為主夏祀烏得傳會於無主後之列且晉亦未聞鯀封也特以顧正之至疏天子祀先公等說則竟不可解矣

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

疑義註植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祖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之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夏虞之制諸
 侯歲朝廢一時祭禘植互明植禘文一植一禘下天
 子也禘歲不禘疏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
 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案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
 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
 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宗廟而祭
 之謂禘云後因以為常者按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禘祭是後因以為禘云天子先
 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禘禘常禘烝天子位尊故
 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下文云諸
 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復大禮
 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
 同禘亦三年為一也皇代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禘
 祭每年皆為之又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禘
 則禘則為之不一時俱禘然按鄭云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百王通義鄭人註此云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無成者不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
 大祭禘於秋祭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
 此言則夏殷一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祭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
 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
 十二月而禘太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
 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
 者以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宣公八年卒已有事於太
 廟有事禘也為仲遂卒畧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
 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
 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按閔三年五月
 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
 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之後者謂自三年
 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為殷祭故鄭禘志云
 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六年禘八年禘九年禘志云
 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皆在禘之前故禘志
 云五日禘五月禘不識禘者慶父作亂國亂故四月
 禘不識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

書識其速也鄭禘禘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薨閔
 二年五月吉禘禘慶父叔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
 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
 若己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
 五月禘於廟也禮少四月又禘禘其速也閔公之服
 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禘禘其速也閔公之服
 閔公以二年八月薨禘二年除喪始禘禘其速也
 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般祭六年始禘禘其速也
 公以三十三年十一月既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積二十一月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濟僖公於文公三月薨宣二年除喪而三年禘於羣廟
 文公十八年三月薨宣二年除喪而三年禘於羣廟
 自此之後亦五年再般祭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昭十一年五月夫齊歸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及禘冬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禘禘禘禘禘禘禘
 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禘禘禘禘禘禘禘
 禘之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魯之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不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國也按穀梁傳以年數
 不數閔而鄭穀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閔二十年

禮記卷之十二

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閔有二十一月鄭於
 禘禘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
 月者通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得除閔公喪而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類其禘禘禘禘
 是也此去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
 按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
 更有禘於其廟之文既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
 者常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魯人云廟用修註云謂
 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
 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
 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廟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
 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何大禘未也然否
 其禘禘大小鄭以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未也然否
 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
 大事若王蕭張融孔昆皆以禘為大禘未也然否
 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遼也審遼昭穆遷主
 遼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遼禮其昭穆遷主
 尸其祝辭總稱孝子考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
 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

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敢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註爾雅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以所異者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子皆在北祖廟中始祖之孫為禘東方東面始祖之為北祖廟始祖之孫為禘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王皆北面無昭主皆南面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禘而註云夏殷則知夏報春祭俱名禘也諸侯禘植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禘在植上也此見先時祭故灼在植上禘一植一禘而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植一禘而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禘在植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禘故云嘗禘烝禘鄭既云諸侯禘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重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若禘則不禘故違鄭註其義非也 疏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禘祭惟植為時祭之禘故云植禘夏秋冬之時先為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嘗禘烝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 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禘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 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 烝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論經堂

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為始故也廷華按集說補正云周禮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則五年大祭非時祭之名今王制說不同先儒疑為夏殷之制非也蓋記者悞耳漢儒見春秋兩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夏之夏祭其禘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惟有禘嘗烝三悞以魯惟行此三祭故云爾其說足以正記及註疏之外然有不正於此者據註以慎為一所謂一者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歲惟一禘而無餘祭耶抑所祭止一人耶又據云春一禘而不禘是謂夏秋冬各有一時祭又各有一禘祭一歲凡四時祭三禘祭則數矣且既以禘為殷祭殷而歲三行式用且不支矣至其言周之改之也則曰改夏祭曰禘以殷禘為殷祭則是春祭名禘而夏祭又名禘者又似周始以禘為殷祭者不但夏與春復且舉郊特性虞夏禘黃禘殷人禘魯之說而忘之并以大傳所謂祭其祖所自出而配之以祖之禘舉而歸之羣廟則舛矣至謂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則又舛之甚者據疏則鄭實因禮緯及春秋之文而

傳會之據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據春秋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僖公八年七月禘於太廟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本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渺不相涉也自鄭孔言之則因閔二年五月禘而造為二年四月禘之說因閔二年禘僖八年而禘造為僖二年而禘明年禘六年禘故八年禘之說因宣八年有事於太廟而造為宣二年禘三年禘六年禘故八年禘之說因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而造為昭十一年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不及禘十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年乃禘故十五年乃禘之說且造為昭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襄公之說是皆春秋所無而自為之說者且於文二年之禘也則曰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曰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是以二十月為三年也其以二十月為二十一月也則曰積閏是亦春秋所無而自為說者至天子先大禮諸侯先小禮及練在喪畢禘大禘小并文武東西鄭以王禮與魯諸說牽合傳會說經之舛莫甚於此是亦傳記之厄哉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訂義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士薦牲用特豚庶人無

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言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

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疏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

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

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礶中冬享烝罔非首時也謂薦

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罔非仲月也為

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祭之不同則周官祭社祀禘

與享礶享烝皆仲月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曰始穀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

於孟秋薦黍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產以作陽德地產

以作陰德古者事死如生故有卵魚豚雁之天產韭

黍麥稻之地產食味之道也長樂陳氏曰以時之所

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

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菰此則

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

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

已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熟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

者為貴故與庶人異嚴陵方氏曰韭之性溫則陽類

也故以配卯卯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皆陰也稻為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疑義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

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

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

以首時故禮記明堂註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

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

子為之也識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五月

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

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既以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註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時祭亦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地

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土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

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

以蟲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

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百官皆足

則有臣矣記問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

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齊百官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皆足抑
謂此也

廷華按司馬四仲之田為時祭而設仲月田則即仲
月祭可知註謂祭以首時疏為解之所據者惟晏子
春秋明堂位註耳不知晏子春秋本不足以訓經若
引明堂位註是鄭証鄭也况魯禘本非禮又何足為
正乎至于司馬四仲之祭則曰因田而祭非正祭是
不知司馬之因正祭而田即上記所謂一為乾豆是
也若因田而祭則亦當與薦新等何得有祔與烝之
名又據太司樂冬至祭圜丘夏日至祭方丘是皆
以仲月祭也魯啟蟄而郊故人以為孟月祭天不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魯本假祈穀之祭為郊是檀弓所云僭禮之不中者
何足為孟月之証乎又薦新者過新即薦不應有定
期如疏所引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是無定期之
明証而乃以限不限為君臣之別不自惑乎若大夫
以上薦用羔其說本無稽鄭所取正亦不過禮器羔
豚而祭及獻羔取韭之詩耳不知禮器本泛舉祭之
薄者而言不但不言大夫亦不言薦詩亦為啟水之

祭非薦也士無臣說士冠禮案詳之○或問祭天地

三旬祭有十日齋期一祭之外尚有二十日可不祭何

妨並行且天地之祭有定廟祭須卜日上不吉
卜中旬下旬不吉卜來月下自則所謂仲月
者不過以是月為準不吉原可至季月也

祭天地之牛角滿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訂義註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饗

疏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註投壺禮

云四指曰扶扶即膚也謂諸侯祭以大夫祭亦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大夫饗食賓客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客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疑義疏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

廷華案古天子以下皆以儉為德焉有日食一牛及及羊豕之理膳夫文先儒謂其特總天子所食有此等饌非一時並進之謂愚亦謂膳夫饋食亦祭禮非日食之法彼經詳之此所謂不殺蓋以諸侯祭享用牛故非祭饗則不殺牛以下皆然今以無故不殺犬豕之士而謂其日食特豚雖小亦豕耳豈足為不

殺豕之証乎故並以疑存之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訂義註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疏按有司徹是少

牢之祭云宰夫盧房中之羞註馳食糝食內則云糝

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

牛肉以羊肉為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

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訂義註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羨惡取於此不

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廛市物邱舍稅其舍而不稅

其物譏識異服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禮則無門

闕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疏按僖十四年

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按鄭註大司徒云竹

木曰林注清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疏

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闕市圭田無征之事公

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九

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

之力以治此公田羨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闕

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闕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

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家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註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什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疑義註所云古者謂殷時夫猶治也此則周禮之士

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疏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

國于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七十而貢五十而助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

畝故云其實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情未知可稀又十口
 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可知否熊氏
 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天之地極煩一夫之畝稅皆通
 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畝稅皆通
 稅所不得之中皆什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
 田雖不稅之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
 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戴師云以廛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地賈田任近郊之
 地以牛田官田賞田牧田任稍地以小都之地以公邑之
 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地以公邑之
 大都之田任疆地鄭註云廛里邑里居矣廛民居之
 區城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任田牧田自卿
 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
 田自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
 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
 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謂六
 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
 馬法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
 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
 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
 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在司馬法論之周
 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御遂及公邑若采
 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詩
 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
 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曰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私百畝是皆論公田
 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
 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
 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大夫之田而稅
 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
 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內
 制公田不 䟽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若非周法
 稅夫也 故云古者藉而不稅正謂能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
 兼虞夏殷言之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畿內

無公田故有圭田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

廷華案古者當是漢人溯三代而言鄭以藉字為助者藉也之藉及周凶札始無閨門之征又悞認圭田即士田俱在載師近郊什一之內俱與此記不同故以殷法斷之疏又推之虞夏皆然若周禮所傳絕無此良法也者何其舛也按藉者助也殷固以助為名周之公田何嘗不藉民之助則不得第以助為殷法矣文王治岐即有閨識而不征之法周公立制豈即廢家法之不征者而征之而周禮所以有征者蓋文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治岐止一方被化者自知務本故可不征周公治天下又當永清之始慮多舍本以逐末者故設以征商之法至凶札則農計已虧不得不逐於末務故亦不征若逐末者少周公亦不征之非可謂周亦征商也又夫當作扶語辭耳治字意鑿圭田朱子謂以供祭則所謂圭者以祭尚圭潔耳孔謂大夫德行潔白乃賜之田故曰圭若然則凡祿田皆以養廉亦皆名之為圭矣其說尚可據耶愚謂圭田當即載師之宅田若士田則造士之田說詳載師，圭田為士田非也記言無征者蓋與周禮加田等夏官司勳所謂加田無征

是也焉得以什一之稅例之說詳司勳况載師九等之田皆公田所謂什一之稅蓋世九等田外之民田言之說詳載師不當混而一之又廛為市舍夏官廛人疏說甚明但此註明言舍焉得以市内空地為說若廛為空地何必設廛人且空地何所謂稅耶又地官有肆師亦廛人之類宋人井田譜屋二十間為肆疏亦以為空地何其妄耶三代田數多少不同或曰尺有大小或曰地漸闢漸廣是皆未可知如劉氏皇氏說則生齒日繁不應夏民反多於商商民反多於周矣又如熊氏說則盡舉其所授之田而稅之其說尤不可多通

昭文張金五官制定續經解

也至鄭氏畿內用貢畿外用助及三分等說最紊且舛載師案具詳之此不多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許義註民用力治宮室城郭道渠不粥不請者皆授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膏也請求也疏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其餘處

司空執度慶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

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大度地度

訂義註司空冬官卿掌邦土者度丈尺也言山川之

屬者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量制邑井之處事謂萊

邑廬宿市也使民者寬其力饒其食四時說寒煖解

川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胤云

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謂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

有水草之處也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註云

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與事言與則用力難重故云

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築道

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

市是疏國家役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

多今使民之時雖後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

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

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

註云寬其力老給壯者之食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

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訂義註因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制謂其形象俗謂

其好惡齊謂其性情緩急味謂香臭與鹹苦器械謂

作務之用宜謂旃裘與締絡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性

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

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

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之三

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王制

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註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柔輕重遲速六事而註惟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細惟二剛輕遲速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畧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械謂兵器故土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地器物所宜教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修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註云政謂刑禁也疏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之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政修則其俗自善教齊則所宜悉化不待易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訂義註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僻不火食地

氣煖不為病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皆有安居以下
其事雖異各自足寄象四之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

耳鞮之言知疑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疏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

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卧則僻

者言首在外而足御內故典瑞註云僻而同即正本直云卧則僻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言寄象狄鞮

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

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類事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

於古欲証古有狄鞮之言鞮疏自此以下至北方曰與知聲相近故鞮為知也

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

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
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

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

非惟雕刻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

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交故云交

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

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也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

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

羊故衣皮凝寒至盛林木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

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

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
中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之宜之物所利之用所備
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
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
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
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
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
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之語官謂之曰
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
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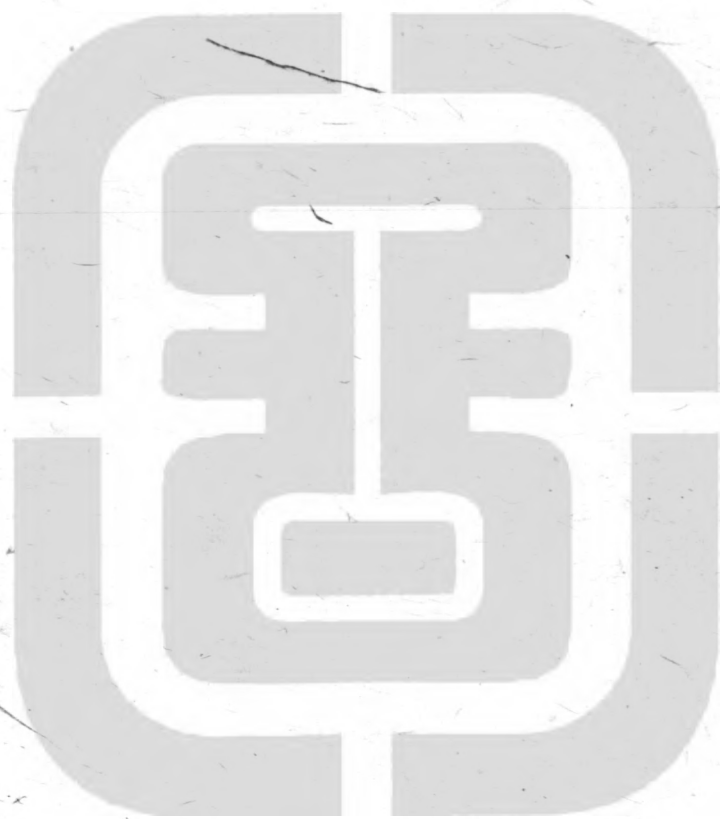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舐觸地而
出夷者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
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蒲飾五曰鳧叟六曰索家七
曰東室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
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廵
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
五曰穿胞六曰僂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
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
六李廵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
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

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
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一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
單于五曰白屋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
上然後興學

訂義註得猶足也學立大學小學疏食節謂食得其
節事時有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
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
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九
十
文
方